无愧人生

□潘宗豪

毛泽东曾说过“人活着是要有点精神的”。我这一生正验证了这一至理名言。

虽然我1947年刚满14岁就参了军、步入了解放军大家庭,但经过部队、组织上的教育和无数次战斗的历练,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一个多月紧张的摔打洗礼,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在1949年4月21日突破长江天堑的渡江战役中,我在突击营的指挥船上当了一名急救伤员的卫生员。由于我们的船大目标也大,当时成了敌人的主要攻击目标。在前进中很多战友包括我都先后负伤,当我醒过来时看着战友们纷纷倒下,我顽强地站了起来,包扎了自己的伤口,忍着疼痛冒着枪林弹雨在船上跑上跑下抢救伤员50余名。当船快要靠岸时,由于我们的船舷上受敌人机枪和机关炮子弹、炮弹洞穿太多,江水凶猛地从洞孔涌进船舱。尽管有专人堵洞,也无际于事。当船快要到岸边时,涌进船舱的水已平船板,船上65名指战员和牺牲的战友一齐被江水吞没,仅有营长李学增、重机枪班长宋金斗和我三人从水中挣扎出来登上了岸。登岸后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我跟着李学增营长(后为总参测绘局首任局长)冒着倾盆大雨向香山前进,在快爬到山顶时,我登脱了一块石头,滑到山底昏了过去。经大雨的拍打和营长的呼唤,我醒来时看到周围一片黑暗:“这是什么地方?”“你刚才跌滑到山脚下了。”我当时试着站起来:“我要赶部队,不能掉队。”忍着刺骨的疼痛在营长地搀扶下,我重新爬上了香山,找到了大部队。(当时因没有条件检查治疗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至今已造成胸腰骶椎唇样骨质增生,还经常疼痛不能用力。)战斗结束后,我荣立了纵队(即现在的十五军)一等功,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渡江战役结束后,部队又急速冒雨踏泥泞,直捣福建省南平,千里追击敌人。江南的四、五月正值淫雨霏霏的季节,走在当地的三合土路上,第二天鞋子都被磨破了,因后勤跟不上部队的快速行进,只得买老乡的稻草裹在脚上走路,走不多远脚就被磨破了,一路上鲜血淋漓,但一直坚持打仗,并步行到达南平。在南平,部队稍事休整之后,后勤部队才赶上来,战士们才穿上了鞋子。

紧接着部队又进军大西南,参加了广西追歼白崇禧部队的战斗。在进军云南途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川南的崇山峻岭中,冒雨在瘴疠笼罩中剿匪半年后,我又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入朝参战。经过三年的残酷战争,迎来了朝鲜战争的胜利。

归国后,我于1963年3月首批转业支商。我在商业战线上均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在“文革”时期同样受到了较大冲击,下放农村三年,在农村除了参加正常的劳动外,为了更好地为农民兄弟解除病痛,我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学会了针灸和按摩,给农民兄弟治病,解除了他们的痛苦,直至落实政策返城。

在这20多年的非常时期,先后如期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工作和战斗任务,哪怕自己开始不会做的,再艰难我都能克服困难、想方设法完成。如在朝鲜战场上,组织上需要我从卫生干事的岗位上转为作战参谋,第二天就跟随突击队反击上佳山战斗,反击成功后,为了了解阵地后的兵力和武器的配置情况,以便巩固阵地,从未学过测绘知识和绘制地图的我,在接受任务后当晚便请教一位老参谋,从识图绘图和各种标志学起,直到凌晨两点终于全部学会了,第二天晚上随部队在反击战中,顺利地完成了此一光荣任务。战后荣立国际三等功一次。再如1949年10月14日部队转战广东恩平南一个小村庄后接到命令:国民党21兵团39军要乘汽车逃往海南岛,令我团改作二野战军前卫团火速从小道近路步行150里截住该敌。下午五点钟动员,在一旁的伙房里已经将饭做好,但没有菜,只有白饭,于是每人用毛巾包上一包米饭边走边吃,吃完后一路小跑,天黑后行进在老乡的稻田埂上,前面部队有人在埂上滑倒过,埂上水淋淋的,我刚一脚踏上田埂,就滑倒在稻田里,爬起来就感觉右脚脖子一阵剧疼,但为了在解放全中国最后一次战斗中完成任务立大功,当时我忍着剧疼,一拐一拐地跟上了部队。拂晓前,部队在阳江的丘陵公路上截住了敌人,在友军的配合下歼敌4万余名。战斗结束后,我脚红肿得连鞋子都穿不上了。由于部队又接受了进军云南昆明的新任务,领导让我住卫生队治疗,但我坚持不去,结果只用一根竹子做的拐杖坚持走了半月,红肿逐渐消了,但右脚脖子外侧的髁骨已突出来了,此后虽然有时还痛,但认为没大问题就没有管它,后来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现在走路时还剧烈疼痛。

1997年11月我不幸中风,刚开始被医生误诊为感冒在家吃药耽误病情,后经住院治疗病情好转。出院后,我每天除了正常的食宿外,基本上全都在坚持锻炼,整整坚持了三年。2001年是我中风后的第四个年头,我已经是69岁的老人了,但高度的共产党员的责任心使我感到岁月不饶人,时不我待。我原所在的部队,是由原红军十军团、七十五师一团二营发展起来的一支有红军血统的英雄部队,有着无数的光辉历史、史料及星光闪烁的战例,需要抢救并保存下去,留给后人汲取和参考。但这支部队当时的文化素质太低,我这个只有小学文化就属“知识分子”了,所以,我责无旁贷,“我要在这有生之年竭尽全力撰写出来传给后人”。金秋九月,我拖着残腿扶着拐杖,在老伴的陪护下自费乘车,四处找老首长、老战友广泛搜集资料,年底返家梳理资料,春节前正是信阳大雪纷飞天气寒冷的时候,我坐在火炉旁三个月含着眼泪完成初稿,经反复修改后,次年三月将初稿打印成册的一部《十五军的拳头团》30余万字的历史文献,送交给有关领导审阅后,得到他们的认可和肯定,向守志司令员(我原旅长和军长)亲笔作了序言,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资料馆予以永久收藏,十五军再版重印,该书还作为新兵入伍后的一堂传统教育课的教程。

进入21世纪以来,祖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发生着一日千里的变化,我激情澎湃,想要用手中拙笔如实地记录下这一系列的变化和感受,但可惜我不会写诗,难以用这一有力的武器、用最简单美妙的词语形式描绘瑰丽的世界,这时我想起了我所熟悉的诗人祖袭尧父子。在祖老师的带动传授之下开始了学诗和诗词创作,我一开始就从最难的格律诗学起,痴迷地钻进了平平仄仄的练习。学习的同时又向有关诗刊和杂志上投稿,不久就一炮打响,我的诗歌在杂志上得到发表,并先后有数百首诗词在报刊上正式发表。2006年上半年即达近400首,这时我结集出版了《潘宗豪诗集》,进入2009年又同诗友合著《八友斋吟草》出版。

忆战友

□王清云

我的战友田炳臣同志是原二野二纵队五旅十三团特务连副指导员。一九四七年春到旅教导队学习,七月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部队到达大别山后,敌人当时集中了几十万兵力要与我们决战。当时我军只有十几万兵力。鉴于敌人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我军难以打歼灭战,故总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把主力部队转到淮北平原实行大兵团机动,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留下少数部队坚持在大别山的斗争。这样田炳臣同志就随旅教导队留在了大别山。大部队出山后,大别山的斗争形势就非常艰险了。敌人以20多个旅的兵力配合地方反动武装对大别山区进行疯狂扫荡,为适应战斗需要,我们教导队的番号也变了,把中队改成连,区队改成排,并要求地方干部武装化。在敌人残酷的扫荡下,地方干部已无法开展工作,只好把他们编成我们连的一个排,随我们一起行动。一九四八年五月下旬,我们驻扎商城东南一个叫邓冲的地方。一日拂晓,我们突然被国民党部队袭击包围,当战斗打响后,我就迅速地把部队拉上了山(指连部集合点)。我们排刚上山,连长就带着其余三个排向外突围。这时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敌人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像刮风一样猛烈地向我们突围部队疯狂攻击。就在此时,我们副指挥长带着几个人来到了我们阵地。他简单地问了一些情况,就叫我把部队撤下来跟他走(因我们没有后方依托,枪支弹药消耗了没法补充,人员受伤了没地方救治,所以领导决定不要和敌人正规部队硬拼)。到指挥部后,领导经研究决定让我带领我们排返回阵地了解部队突围情况。我们到阵地后发现部队已突围了,而敌人也为追赶突围部队离开了,只留下我们牺牲同志的遗体和负伤的同志。这时我一面组织一些人掩埋牺牲同志的遗体,一面组织一些人运送伤员(向指挥部驻地送)。因没有担架,只好借用群众门板和木梯再铺上些稻草把伤员放上去。在我们抬伤员时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景:当抬负重伤的田炳臣同志时,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们先抬别的同志吧。”当我们把其他同志抬罢又去抬他时,他又说:“我不行了,不要再救我了。”并把衣服掀开,我们看见他的肠子已流出体外,他又把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递给张兰廷同志说:“你代我交上最后一次党费吧。”因为当时敌人正在进行疯狂的清剿扫荡,我们又没有后方医院,缺医少药不能做手术,所以医护人员只好用手把流出体外的肠子塞回原处,然后用纱布将伤口包扎,并把他安排在当地群众家养伤。因为当时敌人正在进行清剿扫荡,我们部队不便在此久留,只好含泪离开。不久田炳臣同志就和我们永别了。

田炳臣同志在生命处于垂危的时刻,想到的是别人,想到的是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是多么高尚的道德!

每当我回忆起亲爱的好战友田炳臣同志时心情就无比的沉痛。

你算老几

□肖 东

小时候,读《说唐》,最喜欢、最惊奇的就是那些武功高强的大将有个排行榜,什么第一员猛将李元霸,第二员猛将宇文成都……第十员猛将罗成……后来,听三国故事,有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的猛将排名;又读《水浒传》,看到一百单八将坐上108把交椅,一开始我以为那些好汉是排名不分先后的,后来才知道,那些好汉也是有个排行榜的,最起码来说,天罡和地煞就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虽然没有霄壤之别,但也相当于现在国外的上议院和下议院吧。

如今,在社会上行走几十年了,才知道排名真的很重要、很厉害。虽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阶级,实现了人人平等,但在现实生活中,排名、等级真的无处不在。开会时,领导的排序,酒桌上,上下席的座次,另外还有,人在单位的级别、待遇和官阶高低,在专业领域,水平的高下、获奖的层次、座次的高低等等,无不说明人在社会,上下沉浮,归根结底,是要停留或长期呆在某个层面上、某个座次上、某个定位上的。此等情状也说明要想人人平等是何等理想化,就像要把全世界都平整化、没有高低一样。

古人总结了很多关于排名、定位的哲理:如枪打出头鸟。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等。中国历来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等说明,很多时候,人在生存、生活中,其实就是混一个排名,混个名堂出来。

在《水浒》中,在等级森严的排序中,还有一个让人欣慰的现象。按排名,鼓上蚤时迁排名倒数第二。这水浒一百单八将,搁一起就是一社会缩影,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整得倍儿齐,不管人家怎么混的,那都是正经行当,苗红根正,独有鼓上蚤时迁、白日鼠白胜等几个另类捞偏门,以盗窃为生。而时迁把武学里的至高境界轻功、曲艺界的口技、演艺界的乔装术成功地融入了盗窃行业,基本上无往不利。民间还演绎了许多时迁神偷盖世、劫富济贫、深受百姓爱戴的传说故事。时迁逐渐成为了梁山大名鼎鼎的第三只神秘的小手、中国小偷行业的榜样、一面值得后来者瞻仰的旗帜,乃至这个行当的祖宗。水浒里好汉众多,我们一般说出名来的大概就二三十个吧,但不知道鼓上蚤时迁的不多,他在大宋朝的小偷中排名靠前。

另一个是水浒里的圣手书生萧让,排梁山好汉第四十六位,排名中等。萧让其实是一特安分守己、老实巴交的文艺青年,没坏心眼,更没什么远大的理想。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萧让平日里写写画画,帮人代个书,逢年过节给人写写对联什么的,心血来潮的时候给书法杂志投个稿赚点儿稿费什么的,日子过得倒也舒坦安生,这是手艺人的谋生之道。但萧让更是不得了,把当朝太师蔡京(因人品不好才没入选宋朝四大书法家)的家书仿造得连他儿子楞没看出来。要不是“傻蛋”吴用画蛇添足非得在家书后面加盖伪造法人章被黄文炳识破,这假冒的家书几乎天衣无缝了。小萧也许一辈子也想象不到,自己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最后会加入梁山暴力团体并有把交椅坐。按说萧让在这个集团里是无用“武”之地的,但他确实是“梁山第一”的著名书法家,善写当时苏、黄、米、蔡四种字体。最后招安时,第一个被朝廷征用,落了个善终。

人在社会中有时就像鱼在大海里,该吃啥、该在哪个层面走动,既有后天打拼也有命中注定,所以,当你处在社会底层时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因为变化无时不在,一切皆有可能;但在单位、在社会、在“圈里”,你得掂量掂量自己算老几。若你不思进取、排名一直垫底,那你就得努力了,要赶紧让自己上一个层面,力求在某些方面出类拔萃、数一数二。只有这样,才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白天有晚上。从总体上看,历史不止是排名第一的人写的,更多的是干事的人写的。

大别秀峰 胡守毅 摄

日 子(外一首)

□胡晓靖

其实,日子就是一件容器
我们的理想在改变着它的形状

我们的心是一条金鱼
日子就是一件精致的鱼缸
我们的心是一条尼罗鳄
日子就变成了尼罗河
而我们的心,如果
是一条凶猛的大白鲨时
日子就不得不汹涌成大海……

日子是每一个人的日子
它当然适合每一个人
但现实是,大多数人
整天都在对日子抱怨
那可能是因为,你的心
或许已经长在了鳄鱼的体内
身体却困在鱼缸里了
或者,你本来就是一条金鱼
心却不切实际地
天天梦想着在大海遨游

高考岁月

一盏油腻腻的煤油灯
在那个岁月,坚强地扎根
在我的课桌上
每个夜晚
都在燃烧着我对幸福的渴望

翻过两座大山趟过一条小河
从春天到夏天
让父亲的嘱托发芽了再开花
从秋天到冬天
让母亲的叮咛收割了再收藏
教室里那个靠窗的位置
我从不敢懈怠和荒凉

不知道黑夜有没有尽头
只知道明天比今天更长
那段难忘的高考岁月,我只知道
世界上所有的光芒
全都集中在我那盏煤油灯上

今天,当我坐在这座城市的一幢高楼的
写字间临窗的位置
只要回过身来朝老家的方向瞭望
依然还能看见那盏煤油灯摇曳的灯光……

监考百态

□湍水石

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试。只要提到考试,大部分的考生都是一脸惆怅的样子,而那些坐在台前的监考老师,大都以为只要坐在台上,就安然无事。其实,对有些监考老师来说,更大的乐趣,是在于看学生的考试百态。

笔者当过几年教师,监考对于我而言也算老马识途,经验丰富,往往一看学生的考试姿态,便知道是否有作弊的嫌疑。其实,从平常学生上课的态度、作业完成情况以及和老师的互动,就约略可看出这位学生在考试时的态度。一般说来,上课不认真、作业也不交的那些孩子,通常不会有多大的学习成效,表现在考试时,自然就是马虎应付;静得下来的,就是一直看着考题,但永远不知答案为何?静不下来的,就是开始玩文具盒里的东西,玩腻了,就开始伺机作弊。因此,常在十多分钟过后,会开始传来笔掉下去的声音,桌椅木板铁钉螺丝松动的声音……

当然,每次考试总会有几位奋笔疾书的学生,他们通常都是平常表现极佳的孩子;或是有些根本不会写,但是胡乱地瞎掰。但是,有一些,别看他们奋笔疾书就一眼认定绝对考得很好,也许他正在写卡片或是糊乱涂鸭呢。

有一种最“低级”的作弊方式,就是“斜眼偷瞄”;随着社会的进步,作弊的方式也已经慢慢走向“光明正大化”了。例如我抓过一个把答案写在卫生纸上,后面那位同学假装咳嗽了几声,于是前面那位同学便很“好心”地顺手抽了几张卫生纸交给他,真是“助人为乐”的好榜样;还有一种作弊方式是“跺脚声”,但仅限于判断题和选择题;还有一种用头发来告知答案的,这是我唯一看过一次较为高超的手法:女孩子头发较长,她会托着腮帮子,用手指头来比一、二、三、四、圈、叉,头发半遮半现地给答案,但是最后因为我监考“过于认真”,就将她们两位“处以重刑”,直接收了试卷。我也幽默地给她们一个小小的建议:“手势还需锻炼!”

想想自己以前当学生时,也会不惜冒着“危险”作出各种可以得到答案的方式,哪怕会挨得老师的白眼或被抓了现行,只要能够考出好成绩,那些不光明的行为,都是可以在高分背后被谅解!后来自己当上了老师,有了无数次的监考经验,看到不胜枚举的作弊方式,不正是数年前自己的翻版吗?

静夜思

□王树军

撞进荒原
击碎月光
谁
与我同行
穿越穿越穿越
依然无法抵达
远离远方 还是远方
远离酒杯 抵达麦地
远离是最快的抵达
抵达是最快的远离
开始寂寞
在青铜里寻找自己
迷失了这么久
怀念原来的模样
天堂的人已经走光
留下忧伤
还会有人来吗
想起家乡
那一刻
想起清淡
清淡地活着
无力忧伤
躲进角落 渴望诉说
铅华落尽 谁是听者

满墙眼睛

□熊西平

淮河到王家坝之后,一抹身,白露河一个猛子扎过去,急马三枪地汇入后跟着就走了。白露河是淮河中游的首席支流,地盘大,无意间给这地方就留下了许多的滩涂、广阔的分洪道和无穷无尽的灾害。

淮河与白露河这对母子河形成的水灾很有耐性,往往有夏秋两个季节那么长,又很脆弱,如同一个羸弱之人生场病,说来就来了,可不是说去就去,不到三魂荡荡、七魄悠悠就会没完没了。老人们说,蛤蟆尿泡尿,水涨三尺高。一夜白帐子雨,第二天推门一看,满眼白亮亮的,水上来了。好不容易熬到水下去,留下的只剩满地的淤泥。白面馍馍漂跑了,大米饭漂跑了,连同烧锅的柴火都淹得无影无踪。水灾每年联本上演,一次下去了,隔不了多久又兴风作浪,卷土重来。

水灾过后的土地疲弱地躺在无力的秋阳下,时令不等人,已经没有翻晒一遍再种植的时间,耕地刚能经住脚,乡亲们拿着铲子、扛着锄头、挎着种子种些“秋杂”去了。秋杂,主要是晚秋的豆类、玉米等。因为错了时令,庄稼是长出了,收成却很差,收一些瘪豆子、甜玉米穗子,晒晒打打,用布袋一装,留待过冬充饥。

饥饿的冬天特别漫长,寒冷的冬天特别难耐。于是,收“后秋”的时候,每一把庄稼秸秆都是宝贵的,弄丢了,牲口吃什么?做饭烧什么?母亲们会对着不珍惜柴草的孩子怒不可遏地吼道:“等大雪封门,把腿插在锅洞里烧吧!”孩子默然,小心地收起每一根可用的柴火。即使这样,冬天里,粮仍不够吃,柴仍不够烧。粮是大人们的事,用柴困难小孩子就得为父母分担些责任了。

各种打柴割草搂草打庄稼茬之外,农人们还要在夏、秋季贴牛粪粑粑,以待冬天烧锅烤火之用。

牛是生产队的,春夏秋三季分到社员家里放牧,牛粪可是农户的。一夜之间,大牛小牛将牛粪摆满了一场子,大堆小堆,堆的淌的,形状各异。一大早起来——有时比牛起的还早——开始用铁锨清场子,将牛粪甩在靠粪堆近些但又比较干净的地方,清理时一定要连同牛粪场的残渣地上的树叶可燃的草棍窝在一起,拿铁锨用心地泥一遍,发酵,须一个上午的时间。

牛粪在庄稼人的眼里是不脏的,甚至是清洁的粪肥。即使用鼻子嗅一嗅,暖烘烘的气息,并不臭,很像牛身上发出的气味,暖暖的,很可靠。所以,到了中午贴粪粑粑的时候,农人会不假思索地伸出双手来。

发酵后的牛粪有点烫手,天上的毒日头更是烫人,农人头上脸上胳膊上的汗水哗啦啦地流下来,一起汇入了牛粪堆上,正好用手揉搓。农人贴牛粪粑粑的动作过程就像和面,灵活的双臂可着力气踹、翻、揉、打,噼噼啪啪地响起来。一番工作后,牛粪的“筋”出来了,粘连性上好,可以往墙上贴了。小心地用破陶盆或破瓷盆把它端到一面墙的跟前去,很快就可以开始上墙工作了。

贴牛粪粑粑是农家传统的手工活,也是讲究的工艺活,可不是往墙上一糊就完事了。拿一个破容器盛上水作离手剂,双手朝水面一拍,一扭身从破盆里捞出一团,左右手一倒腾,再一侧腰,那块粑粑就在最合适的地方找准了位置。为什么说它的位置正合适呢?在此之前主人已经在这面墙上用目光量来量去,横贴竖贴,留多大间距,心里早就绘就了图表。一个技术熟练的农人一口气贴出来的一墙粑粑就是一幅巨大的工艺品,看了让人心里舒坦,很多时候过往的人还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呢。

农家的土坯墙最适合贴牛粪粑粑,雨打风吹,墙面糙,最容易粘贴。但是,并不是每一面墙都可粘贴,院子里,开门向阳的墙面,还有墙面离别人家门窗较近的地方不能贴。那些讲究都是有规矩的,和传统有关,和风俗有关,也许是可以申遗的呢。

一期牛粪粑粑轮上了晴好的天,六七天也就可以揭下来了。每一块黄黑色,用手一弹嘣嘣脆响,像一块芝麻饼,令人产生无限遐想。一墙的牛粪粑粑揭下来有很像样的一堆,码在屋檐下、棚子里,也可以是厨房里,留待冬天使用。一家到底用多少粑粑,看人口定,人口多,墙面小的,几期才能攒够过一冬用的。这样的人家往往年年把生产队的场屋墙面也占用上。

牛粪粑粑烤火、烧饭都是上品,没有烟雾,熬火,火色特别红,几块一架,烤火满屋子热堂堂的,柴火都远不能及。熬出的稀饭特别粘,特别香。有一个笑话,说一家新媳妇回娘家夸婆家的饭好吃:“哎呀,那牛粪熬的饭可真香。”

牛粪粑粑可是白露河区域内的特产,还引起不少相关的话题呢。

据说,牛粪粑粑刚上墙的当天夜晚,看家的狗会认真地咬一夜。农人一代一代也没弄懂到底是咋回事。一是,猜想,可能这些狗真以为这些粑粑可以食用,作画饼浮想吧。老奶奶形容说,那个年头啊,人饿得前墙贴后墙,狗饿得呀是左墙贴右墙,一走三晃荡,看见啥都像吃的。二是,也许,是狗对满墙眼睛的恐惧呢。又据说,一个过路的小偷想顺手牵羊到庄子上拿点什么,绕过老树一抬头,看到一墙的眼睛瞪着他,惊惧之下,被饿狗逮个正着。于是,这地方的牛粪粑粑如同满墙眼睛的故事就广泛传开了。

这些都是陈年旧事,比陈年的老窖还旧了。淮河、白露河,二十几年来一经治理,百害皆消。但是,历史的疤痕平复之后,不痛了,难免还会偶尔痒痒。连我的孩子也认为我叨叨的都是一些荒诞不经的事儿。为记住曾经的拥有,记下它,是为“经”。不能成为“典”那是应该的。

中山茶座